

“一二三，彭嚓嚓。”年初一上午，给87岁的老母亲拜了年，我扶着中风初愈的母亲练习走路，进行康复训练。

母亲的双脚有点不灵活，特别是右脚抬不起来，我用手握住她的双手，面对面下着口令“一二三”、“抬右脚”、“往前走”。母亲很听话一右一左，一步一步往前走。

20多年，转业后分配到上海工作。特别是近年，再来。”我一边鼓励她，母亲上了年纪，身体欠一边扶着她来回

我陪母亲跳“慢三步”

喻文龙

1981年，我高中毕业刚满17岁那一年，母亲就支持我报名参军保家卫国，应征入伍了。儿行千里母担忧。尽管我母亲没有什么文化，但她一直支持鼓励我在部队好好干，我在部队一干就是20多年，转业后分配到上海工作。特别是近年，再来。”我一边鼓励她，母亲上了年纪，身体欠一边扶着她来回



住，她总希望我能走，就像在跳“慢三步”。虽然没有优美的音乐伴奏，只有口令似的“一二三”、“一二三”。但这是我自生以来第一次、也是我生命中陪母亲跳的最美的“一支舞”。

2018年10月，一向硬朗的母亲突然中风，我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抢救，当时医生说母亲中枢脑梗病情危重，让我们有个思想准备：可能会全瘫，好的话也会半瘫。看到母亲时她已奄奄一息，我心如刀绞。回到普通病房后，中风的后遗症折磨得她整夜睡不着觉，我守在病床旁，三天三夜不敢合眼。母亲的生命力很顽强，加上医生医术高超，妙手回春，终于挺了

过来，没有留下大的后遗症。但母亲对我从没有一句怨言。

2018年10月，一向硬朗的母亲突然中风，我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抢救，当时医生说母亲中枢脑梗病情危重，让我们有个思想准备：可能会全瘫，好的话也会半瘫。看到母亲时她已奄奄一息，我心如刀绞。回到普通病房后，中风的后遗症折磨得她整夜睡不着觉，我守在病床旁，三天三夜不敢合眼。母亲的生命力很顽强，加上医生医术高超，妙手回春，终于挺了

上海人把豆芽菜，叫做如意菜。因为，豆芽的形状，像“如意”的样子，乃讨个口彩。豆芽，最是平常不过的了，却也是有一些不平凡之处。

小时候吃到豆芽，很不容易的。那时候没有农贸市场，只有供销社。供销社不是一般概念的商店，而是按照国家计划而“供应”物品的一个地方。豆芽，是鲜活的东西，难以较长时间地储存，所以，供销社里一般没有豆芽出售。要吃到豆芽，必须自己用豆子花时间来制作。这之间的细节且不说，至少要有一定的时间吧？于是，在我的记忆里面，吃到豆芽，一般是在隆重的节日。换言之，吃到豆芽了，那就是一种隆重。

如意菜

褚建君

后来，改革开放了，允许买卖了。这也是有个过程的。比方说，有的地方，养3只鸭子属于社会主义，养4只鸭子就属于资本主义了。因为，3只鸭子生鸭蛋自给自足，4只鸭子生鸭蛋就吃不完。吃不完就要去卖，一卖就是投机倒把，就是资本主义。你雇7个人干活，是个体户；你雇8个人，就是资本家。这是真实的历史。那么，豆芽在这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？

豆芽太小，被人看不上。于是，有胆于大的，就自家多培养出一批豆芽，在路边卖。也算是打个擦边球吧？买豆芽的路边，其实就是现在农贸市场的发祥地。卖豆芽，看起来毫不起眼，却使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。

但是，这个豆芽要做得好是不容易的。一粒豆子，就是双子叶豆科植物的种子。它的2片豆瓣，就是子叶。豆子发出来的长长的“芽”，其实是芽。芽是2片子叶之间的绿绿的小东西。那么是根？也不是，根只是那个长长的部分的末端。一开始的时候，许多长长的部分的末端都有分叉，那个地方就是根，分叉则是侧根。而光溜溜的“豆芽”的主要部分，也就是食用的主要部分，是胚轴。所以，豆芽，不是芽，也不是根，主要是胚轴。为了防止“豆芽”的末端生出毛茸茸的侧根来，现在有了许多的办法。

1粒豆，含有许多的能量。以前的猎人和战士，喜欢炒黄豆作为随身携带的干粮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当豆子变成豆芽，它的能量消耗了不少，却多出不少的营养物质来。所以现代人要减肥，或防止肥胖，豆芽是个好食物：营养丰富能量却很少。

知道了豆芽的这些，哪怕吃起来是如何的寡淡，感觉上也应该是饶有趣味的了。上海人说得好：豆芽菜，如意菜！



症。母亲之所以能长寿主要就是她心态好，乐善好施，与世无争，始终有颗平常心。我与母亲约定，今年一定要回家过年。因工作繁忙，直到除夕前夜，我才买到一张增开的火车票，于除夕上午匆匆忙忙赶回了老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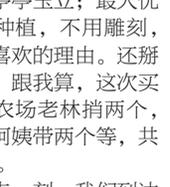
今年春节，为了好好陪陪老母亲，我谢绝了一切应酬。一有空就牵着老母亲的双手，扶着她跳了一曲又一曲“慢三步”。

元旦那天，妻要我作陪，一早出门，去趟崇明买水仙，我悉听尊便：“好嘞，但三天小长假，下午返程长江大桥会堵车，早点走，中午回。”

七点十五分，我们匆匆乘上地铁二号线，在科技馆站六号门出口，是申崇线一个集散地，上车后，妻就滔滔不绝，津津乐道，她在前哨农场待过六年，对崇明岛情有独钟，对崇明事念念不忘，聊起崇明水仙，什么雅号“玉玲珑”，什么六大特点，花香，香气浓，吐蕊喷黄；花久，含苞长，飘逸久香；花大，形体大，层层叠叠；花美，冰

肌骨，亭亭玉立；最大优点，宜种植，不用雕刻，这是妻喜欢的理由。还掰着手指数，跟我算，这次买几个。农场老林捎两个，舞友卢阿姨带两个等，共10个吧。

十点一刻，我们到达了向化镇北港村百叶水仙合作社，我国最大的复瓣水仙生产基地。进门东侧，那一刻，阵阵清香扑面而来，有位姓施的花农，彬彬有礼迎上前来“你就是昨天来电的郑阿姨吗？”“是的”，我爱人会心一笑。妻可熟门熟路，有的还认识，进展销大厅，有崇明水仙传说、水仙种植管理等19块宣传牌，十分醒目，我边看边思，感受着崇明水仙的发展之路。“施家花厢”是种植水仙的百年世家，如今，注册成著名商标。县志记载，百年前，崇明水仙，因村多数人姓施，故“施家花厢”遐迩闻名，是当时上海种花的大家闺秀，



如今，是上海著名的传统名花，与英国玫瑰齐名。当然，追根溯源，崇明水仙，种植悠久，距今五百年历史，可至明朝正德年间，从那后，崇明水仙花落花开，起起伏伏。今年63岁的施克松，32年前，忙于生计，踩着脚踏车，奔波在崇明乡村，收购水仙花，目前，已发展250亩，生产约350万头种球，同时，规划350多亩，建设美丽的崇明水仙园。

真不凑巧，没遇见这位掌门人，却碰到她爱人，65岁的童阿姨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，头布裹着只露脸，双目炯炯有神，皮肤黝黑，从这张脸上，可以看出一位奋斗者的勤劳与开拓精神。

“快过来，来讲讲辰光早点回，资料用手机拍摄，路上看，真笨。”妻大声疾呼，我恍然大悟，“好！来了！”径直奔过去，“十全十美”、“八仙过海”、“五福临门”、“福禄双全”等产品，展现在我们眼前，妻这也喜欢，那也爱，不知所措，非让我参谋拿主意，最终，还是选10个价廉物美的散装货，童阿姨拎得清，特意抱箱种球来，让我们挑个头大一点，花头多一点的，妻喜笑颜开，来一次值。

大厅往里走，哇，玻璃暖棚，花团锦簇，一望无际，花架上摆放水仙，数以万计，含苞吐艳，翡翠玲珑，韵味飘香，蔚为大观。真是：借水花开自一奇，水沉为骨玉为肌。

江南早春即事

叶元章

一
杏花丝雨乱愁牵，春恨无端又一年。
吟到夜阑人静后，望江楼外月笼烟。

二
水村山郭树千条，点染春光分外娇。
一角茅檐杏花影，红妖烧绿绿妖烧。

三
不听龙华清晓钟，半生行迹类飘蓬。
故园桃李花千万，尽在南窗一枕中。

四
折得日边红杏枝，案头助我发清思。
故乡人物年年换，谁向花前奠酒卮。

赶趟崇明买水仙

王士雄

暗香已压茶靡倒，只此寒梅无好枝。我方不知不此行啊！购完水仙，童阿姨盛情满满，十分好客，奉送两把水仙花，并邀去她家买点山芋、大芋头等崇明土产，最后，还送我们不少小芋芬呢，妻说：“够了，拿不动了。”我们满载而归，手拎肩背，似跑担帮的。

马不停蹄，赶路返程，经长江大桥刚好一点，避开了滚滚车流，我们虽背着面包，但心潮澎湃，“施家花厢”仍在脑中挥之不去，长江碧波荡漾，崇明日新月异，崇明水仙花，明年再相会！

事能知足心常乐

人到无求品自高

▲ 高式熊先生书联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对传统文化还没有像现在那么重视。上海教育电视台成立不久就想打造一个《诗情画意》节目来提高市民的审美修养。于是与复旦大学联系。复旦化室的主任原来是复旦二附中的校长，找到了我。我虽然爱好诗画，却没有系统研究。便于对诗画赏析上电视的好奇，欣然应允。

编导是夏江南。接着是找主持人。过传忠老师原来是复旦大学话剧团的台柱，朗诵演说都行，一谈，很乐意。再找女主持，凑巧过老师正在为宝山电视台选拔主持人，又到复旦女大学生中去挑合适的做后备，共选了四位。现在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劳春燕就是其中之一。

电视台初缺乏经费。要上节目就得赞助，我向朋友拉了八万元赞助。宝山电视台提供了录制场地。没有专职的化妆师，就自己涂抹。

最难的是稿源。开始我自己写，那时才四十多岁，精力旺盛，废寝忘食还能支撑。实在来不及，就请骆玉明、喻衡、赵志伟、商友敬、杨先国等好友帮忙，还发动中学老师加盟，形成了一个写稿的朋友圈。

当年没有提示器，主持人必须对内容理解透。为保证节目质量，录制前一星期，便去过老师家对稿子。过老师妻子杨墨秋正养病，在边上监听。哪里不顺，哪里有误都会指出来。她是复兴

高老走了，我不觉饱含着眼泪，时常回想起与高老在一起的情景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从朋友处觅得高老的住址，便拿着印花贸然前往。哪知刚坐下打开印花，高老立刻沉着脸，说道，刻得像啥东西，要好好从头开始，老老实实在传统，去临些秦汉印，要走“印宗秦汉”的正道，还没弄清门道，就去搞什么创作，会好吗？……高老一顿十多分钟的痛扁，让我无地自容，十分狼狈地逃出了高老的家门。骂归骂，气归气，印还不得刻，常常是一边临印，一边想着高老的骂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学习的深入，也逐渐明白高老“骂”得对，“骂”得有道理，从中品味出他的一片良苦用心。高老的“骂”是为我提供了一种帮助理解传统的路径和钥匙，于静思心悟中寻求真正的自我。十年后，我的篆刻作品在西泠印社、中国书协举办的专业展上多次亮相。1996年的一天，高老再次敲开了高老的家门。他看了我的印作后大加赞赏，路子对了，才会有真正的进步。并鼓励说道：运刀起落畅快，虚实相间，刀笔相融……临别时又嘱咐有空常来坐坐。此后，我便成了高老家的常客。因为我上班地方距高老家四明邨只有十分钟路程，高老常常是散散步就弯进棠柏艺苑喝茶小坐，尽管当年高老已近八旬，但他却闲不住，有时得知我晚上要值班，就主动约好过来和我聊天谈艺。有时他会刻一方印，每一步骤都会讲些自己的诀窍给我听。

棠柏印社成立后不久的一天，高老来印社聊天谈艺，我开玩笑说：高老，我学篆刻以来，一直是自学为主，从没有拜过老师，您愿意收我这个学生吗？他听后大笑：好呀，我是求之不得，依是我拾来额一个学生。我说，老师既然同意，那在什么时候举行一个拜师仪式。他爽快地说，我不信这样的，这样吧，我写幅字给你，作为见证，留个纪念。说罢，从桌旁的橱柜里拿了纸，写下了

“事能知足心常乐，人到无求品自高”这副对联，又说，今天我没带印章，依给我刻一方印章上，印送给我作为纪念。至此我和高老才有了真正的师生缘。

记得在2014年闰九月那天，高老在工作室阅读书籍中，偶然读到智永《千字文》帖，一时兴起跟我说，近年还没有用楷笔一次写过这么多字呢。于是我便准备好，字数算好，打好格子。在那日秋高气爽，吾便一切准备就绪，把高老接来工作室小叙，见书案上纸墨笔砚一应俱全，高老便说先试试吧。不多时就写了百余字，他停下笔高兴地说，感觉不错，今天肯定能一气呵成。

至中午时，高老为了抓紧时间仅以简餐打发，也不休息继续挥毫。在书写过程中，高老指着手中这本《千字文》说：这里有几个句子颠倒了。经过近六小时的努力，楷书《千字文》大作一字不差地完美收官。高老放下毛笔，依然是神闲气定，我为他点上了一支烟，喝了几口茶，只见他看了一会作品后，连连点头自语道：可以，可以，还可以。语气轻松而诙谐，似乎是对自己劳作的肯定和褒奖。

如今，恩师高老已驾鹤西去，但他那风趣可爱、耿直豪爽、音容笑貌让我铭记心间，他那人、为艺处世方式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。

中学校长，过传忠是复旦附中校长，他俩都是语文特级，夫妻既是校长又是特级教师，在上海唯有这一对。

《诗情画意》收视率不断提升。我儿还在读初中，到那时候坐在电视机前，看到片尾出现我的名字便雀跃，还到小朋友中炫耀。

节目整整做了六年多，出了五百多期。做到三百期时，借“民主党派大楼”举办了一次庆典活动，请了教育界文艺界书画界的人士，夏秀蓉、黄若舟、刘德隆、陈淳、肖雄、郑毓芝、杨学进、颜梅华……唱歌，跳舞，朗诵，说书，画画，值得一提的是请了年资已高的胡邦彦、沈蓓仲来吟

诵，多少年没听到吟诵了，大家都觉得新奇。若舟老师已九五高龄，当场作书赠送来宾。

那时嘉宾没有出场费，至多给一点车马钱。做节目的录制费用也很少。

后来，我把播出稿编成《诗情画意》《古韵今赏》。如今，很多人提起《诗情画意》节目，还记忆犹新，说给他们的诗画欣赏起到了发蒙作用。前不久，还有一位中年人拿着发黄的《诗情画意》要我签名。

如今，二十多年过去了，许多参与者作古了，想起来不禁黯然神伤，唏嘘不已。

充盈无比的正能量，使人身产生了免疫力。请看明日本栏。

绿叶对根的情意
责编：刘芳

我的老师高式熊

张勤贤

